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讀四書大全說卷八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譔

孟子梁惠王上篇

龜山云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此語亦該括不下向聖賢言語中尋一句作紐子便遮蔽卻無窮之理以此爲學博約之序已迷將此釋經紕戾不少到不可通處又勉強挽回搭合去則雖古人之精義顯相乖背亦不惜矣如將正人心三字看得闊則盡古今有德者之言誰非以正人心者而何獨孟子如以孟子之自言我亦欲正人心者以爲據則彼所云者以人心之陷於楊墨之邪而不正也故

以距楊墨者正之七篇之大義微言豈一一與楊墨爲對  
壘哉孟子說心處極詳學者正須於此求見吾心之全體  
大用柰何以正人心心字蓋過去所云欲正之人心則是  
仁義充塞後邪說之生心者爾若大學言正心自是天淵  
大學之所謂心豈有邪說害之其云正亦豈矯不正以使  
正耶大學夾身與意而言心者身之所自脩而未介於動  
尚無其意者也唯學者向明德上做工夫而後此心之體  
立而此心之用現若夫未知爲學者除卻身便是意更不  
復能有其心矣乃惟如是則其爲心也分主於靜而見功  
於欲脩之身較孟子所言統乎性情之心且不侔矣孟子

云存其心又云求其放心則亦道性善之旨其旣言性而  
又言心或言心而不言性則以性繼善而無爲天之德也  
心含性而效動人之德也乃其云存云養苟得其養云求則以  
心之所有卽性之善而爲仁義之心也仁義善者也性之  
德也心含性而效動故曰仁義之心也仁義者心之實也  
若天之有陰陽也知覺運動心之幾也若陰陽之有變合  
也若舍其實而但言其幾則此知覺運動之惺惺者放之  
而固爲放辟邪侈卽求之而亦但盡乎好惡攻取之用浸  
令存之亦不過如釋氏之三喚主人而已學者切須認得  
心字勿被他伶俐精明的物事占據了卻忘其所含之實

邪說之生於其心與君心之非而待格謂之心者乃名從  
主人之義以彼本心既失而但以變動無恆見役於小體  
而效靈者爲心也若夫言存言養言求言盡則皆赫然有  
仁義在其中故抑直顯之曰仁人心也而性爲心之所統  
心爲性之所生則心與性直不得分爲二故孟子言心與  
言性善無別盡其心者知其性唯一故也是則龜山之語  
病誠有如朱子所譏者龜山於此言心言性以闢歐陽永  
叔無本之學亦誠有功斯道然其歧心與性爲二而以邪  
說者蔽陷離窮之心人君一暴十寒之心同乎君子所存  
之心又浸入於異端覺了能知之說則甚矣言道者之難

也

雲峰分心之德心之制為體愛之理事之宜為用如此讀  
 先賢文字只在他光影邊占度何曾得見古人見地來朱  
 子為仁義下此四語是割心出血句亦是籠罩乾坤句亘  
 古今之所未喻與彼說出卻以體用發付去鹵莽可恨說  
 性便是體纔說心已是用說道便是體纔說德便是用  
 說愛是用說愛之理依舊是體說制便是以心制事觀朱  
斧劈將去之喻自見利斧如何不是用說宜是用說事之  
是體劈將去便則是用宜便是體固是天下乃其大義則總與他分析不得若將  
 體用分作兩截即非性之德矣天下唯無性之物人所造

作者

如弓劍  
筆硯等

便方其有體用故不成待乎用之而後用著

仁義性之德也性之德者天德也其有可析言之體用乎當其有體用已現及其用之無非體蓋用者用其體而卽以此體爲用也故曰天地綱緼萬物化生天地之綱緼而萬物之化生卽於此也學者須如此窮理乃可於性命道德上體認本色風光一切俗情妄見將作比擬不得

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此如說夏者春之餘冬者秋之歸一般以天道言則在變合之幾上說卻不在固有之實上說故可云夏者春之餘而不可云火者木之餘可云冬者秋之歸不可云水者金之歸也太極圖說註中分五行

次序作兩支

一木水火土金水

學者須與他分明孟子此所

言仁義大都在發用上說故朱子得以其餘者歸統禮智

若以固有言之則水火木金土之序以微著為先後而智

禮文也仁義質也文者迹著而撰微質者迹微而撰著則

固並行而無衰王之差矣孟子七篇不言禮其言樂也則

云今之樂猶古之樂

此語大有瑕

大率多主質家之言是他不

及孔子全體天德處顏子親承孔子亦不爾也

覺軒以而已矣與何必之辭為斬釘截鐵大不解孟子語

意人君之當行仁義自是體上天命我作君師之心而盡

君道以為民父母是切身第一當脩之天職如何說得亦

有當云利則世主嗜殺人而胥及溺之病根生死關頭切

須痛戒如何但云何必當云不知此乃孟子就梁王問利

處婉轉說入言卽欲利國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而

後爲利也此與夫子說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一例仁

義自大不遺親不後君而無篡奪之禍自是落尾一段功

效故雖以淺言之而不遽斥梁王沈錮之非心以引之當

道實則天理人情元無二致孟子從大綱看來亦不妨如

此說得所以移下一步且緩其詞學者讀此於天理人事

合一無偏枯固須看透然不可煞認他言之已及便謂聖

賢之斬釘截鐵在此也

有子說孝弟之人不犯上作亂卻須補說君子爲仁之本孟子於此說仁義只說得有子前半段總緣他對梁王一派下根人語故爾學者須知有向上事不可拋下一截說此是斬釘截鐵處然非孟子之姑示淺近而變其殼率也繇其已言達其所未言則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一段蘊奧都在裏面

東陽謂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如此弄虛脾語於義何當書言草木咸若謂陰晴得宜生殺得正爾若麋鹿魚鳥在囿中者原不關人主之德桀臺池中之鳥獸其濯濯鶴鶴也必較靈囿而更盛漢武

帝之上林宋徽宗之艮嶽其德之及物又何如也孟子說樂其有麋鹿魚鼈在百姓稱道他濯濯鶴鶴攸伏於坵處寫出文王一段可樂情景不然則將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說他有說他肥便似眼中荆棘物何足以召民之哀樂哉因治亂而異情爾孟子此等說話全是撇開物理向大處說與嵇康聲無哀樂意相似故抑曰今樂猶古樂拘拘者乃隨執一語便求義理然則說太王爰及姜女亦將可云是太王德及妻孥非太王則遷國時各自逃生不相收恤耶

熊勿軒謂孟子獨惓惓於齊梁不入秦楚以彼二國爲□

□之後使其得志必非天下之福悲哉斯言□□□□已  
乃以論孟子之與秦楚則不然秦柏翳之後楚祝融之後  
先世皆有元德顯功而爲先王所封建之國孔子以楚僭  
稱王故明民無二王之義而號舉荆人貶之爲夷耳至於  
戰國則齊梁之自王一楚矣若秦則詩列之十五國而書  
與魯並存如云二國地界戎狄則秦旣周之故都而江漢  
爲二南風化之地孟子之不往者自其不見諸侯之義齊  
梁之幣交相及則義可以見秦楚未嘗相爲知聞則不得  
躡屩踵門如蘇張范蔡之自媒矣讀書當還他本旨分外  
增入說雖可觀必有所泥也

嗜殺人自在人欲之外蓋謂之曰人欲則猶爲人之所欲也如口嗜芻豢自異於鳥獸之嗜薦草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人欲也若興兵構怨之君非所惡而亦欲殺之直是虎狼之欲蛇蝎之欲此唯亂世多有之好戰樂殺以快其凶性乃天地不祥之氣不可以人理論此種人便聲色貨利上不深也是獸心用事推而極之如包拯海瑞之類任他清直自銜終爲名教之罪人以其所嗜者在毛擊也陳新安以遏人欲說此一章牽合大謬

孟子迎頭便將桓文之事撇在一畔去向後唯說施仁制產處隱隱與桓文對治所謂無以則王者謂此也先儒說

一計功利便是桓文之事想來若到不要計功利或唯堯  
舜則然故夫子以分韶武之美善旣其德之有差亦時爲  
之也若在湯武則固不可忒煞與他撇脫只如太王遷邠  
固非於百年之前代子孫擇地利以幸成功然創業垂統  
亦須立一可以興王之規模現前天下所當爲之事不得  
夷然不屑且只圖自家方寸教清淨無求便休也孔子曰  
吾其爲東周乎抑豈不有大欲存焉爲天下須他作君師  
則欲卽是志人所必不可有者私欲爾如爲肥  
甘等若志欲如  
此則從此做去以底於成功聖賢亦不廢也唯文王不以  
天下繫其心則與桓文迥別然以文王勘桓文之失則可

執文王以繩戰國之君則不可文王有商之可事而當時  
諸侯又無與周角智爭力以逐商鹿者若齊宣王而有安  
天下之心豈得於位均分敵之秦楚坐視彼陷溺其民而  
反服事之哉辟土地覲秦楚涖中國撫四夷與孟子所言  
無以則王者何異而必謂此亦桓文之事奚可哉夫桓文  
之事爲仲尼之徒所不道者則朱子所云營霸之事是已  
營霸之事固非不藉兵威然豈危士臣以構怨而緣木求  
魚如宋偃齊潛之所爲者桓公作內政寄軍令晉文用原  
田州兵之制而三蒐以講武皆其經營霸業之事以其異  
於王者施仁制產之德政故聖門不道爾齊宣喫緊誤謬

在唯恃興兵而不知本務固非有大欲而卽不可王故孟子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顯他過處在爲不在欲所以不當緣木者以其不得魚也豈若怪誕之士持竿爲戲而云意不在魚也哉宣王之所爲並不逮桓文之所爲特以舍宣王之所爲而效桓文之所爲亦若舍木不緣而乞索於鮑肆終不能如臨流舉網者之日給於鮮也桓文不可有宣王之欲以周命未改故而宣王可欲湯武之欲桓文不能爲湯武之爲不知反本行仁故宣王不當學桓文之事宣王且不當學桓文之事而況可爲緣木求魚之爲故孟子終不斥宣王之欲而但責其所爲先儒執董生謀利計